

憶先師陳寶琛

陳頤

正直耿介聞名海內

先師陳寶琛，字伯潛，號菴庵、陶庵、聽水、橘隱、橘叟、聽水軒老人、滄趣樓主。福建閩縣人，世居閩江南岸之螺江，宅第周植木奴萬株，丹果碧流，風景秀絕。他生於清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（公元一八四八年十月十九日），同治七年（一八六八）中戊辰科二甲第二十五名進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十年（一八七一）未散館，授翰林院編修。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大考翰詹，獲二等記名遇缺題奏，後任右庶子。七年，初任江西考官，後轉任侍讀學士。八年，以侍讀學士簡任江西鄉試正考官，是科，陳散原三立中式為改師最得意弟子。任江西學政時，嘗奏請黃宗羲、顧炎武從祀文廟。九年，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，以議論朝政得失，耿介正直，聞名海內。與張佩綸、寶廷、黃體芳等有「四大金剛」之目，又與張之洞、張佩綸等有「清流黨」之稱。

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中法戰事起。二月，陳寶琛、吳大澂、張佩綸受命會參軍務，協辦海防；四月，奉命會辦南洋事宜，所論每與兩江總督

兼南洋大臣曾國荃相左；閏五月，奉命與壽恆、吳大澂往天津會商法約，以法使逗留上海，不肯赴津，清廷乃改派曾國荃為全權大臣。陳寶琛為會辦，曾、陳與法使議約於上海。後戰事復起，不幸戰敗，清廷謫過曹傑，將改師降五級調用，自是改師廢居故里，戰影林壑，繫心君國，擁抱偉略，鬱而不舒，袖手結舌，無可告語，閒放之歲月，遂假吟詠以自遣，又嘗出遊江南，廣州暨南洋羣島，所至皆有詩章，今有「滄趣樓詩集」行世。

光緒季年，改師奉召入京補原官，兼任總理禮學館事務，其時大局已岌岌不保；嗣任宣統帝漢文師傅，在毓慶宮授讀。迨宣統帝遜位後，改師始終隨侍溥儀左右，守其孤詣純忠，苦節艱貞，為世所稱。

興學修路造福鄉邦

改師是博學多才，守道重義之士，主持清廷考政多年，熱心興學，作育英才。光緒初年，曾以中丞身份安撫到湖南，回京之時，為啓發湖南民智，普及教育起見，專摺奏請在湖南省創設時

務學堂，灌輸歐美科學教育，教授青年子弟，蔡松坡、范源濂等都是當時湖南時務學堂的高材生。

嗣因甲申中法戰爭，雲南巡撫唐炯，廣西巡撫徐廷旭以督師失利獲譴，清廷以唐、徐二人乃陳寶琛力舉，貽誤非輕，遂坐罪歸休里居二十餘年，從此他便以造就新的人才，開通新的風氣自任。

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改師以思想新穎，洞識時務，被推為上海強學會發起人，領導羣倫。二十二年，創立東文書院於福州城內三牧坊，自為山長，至二十九年秋，東文書院改為福建高等學堂，被任為監督，即今之校長。三十三年，創立全閩師範學堂於福州城內烏石山，被任為監督。改師並主講於福州紫峯書院，與謝枚如、張元奇諸老，實開八閩教育之先河。他認為教育是神聖的工作，以「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」自許，並效法至聖先師孔夫子弘道淑世的精神和撥亂反正的志節，加強實施八閩教育工作的計劃，增聘優良師資，擴充教學設備，添購中外圖書，改善學校的教育環境等，並在其家鄉螺洲設

立小學堂，作育桑梓，其春風化雨，桃李滿天下，都下人士與鄉人皆稱太傅或破老而不名。

破師曾奉命為造路總理，修築潭厦鐵路，自閩南龍溪縣（漳州）至思明縣治（廈門）。有益國計民生，誠非淺鮮。並在其故鄉螺洲至福州，沿途修築公路及橋樑等，以便利交通，深受鄉人讚揚。

破師極力注意培植其兒孫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其時福州基督教會所設立的中學、大學，以師資優良，設備完善，管教謹嚴，為一般人士所推許。所以他命其長孫陳庚孫，次孫陳榮孫等，投考福州鶴齡英華中學，畢業後均升學福建協和大學，畢業後赴美留學。並命其孫女陳稻、陳禪，投考福州華南女子大學，畢業後亦均赴美留學，他們都是筆者授課班上的學生，品學兼優，不愧是世界大族子弟。

破師藏有古籍圖書二萬餘冊，不少善鏞孤本，至為珍貴。當時筆者膺任福建協和大學校董，曾向破師建議：「恭請老師惠將珍藏古籍圖書，寄存或捐獻福建協和大學，藉供青年學生閱讀，裨益更廣」；卒蒙其俯允於民國二十二年秋，惠將其所珍藏二萬餘冊名貴的古籍捐獻協和大學，關專室度藏，深獲國內外人士的讚揚。聞在中共文革時期，實行焚書坑儒，曾將那一批珍藏古籍，全部焚燬，這種損失真是無法彌補，其長公子懋復竟遭圍爭而陷大戮。撫今追昔不禁令人感慨係之。

慷慨言事百僚震恐

遠溯同光之際，高陽李鴻藻提挈清流派，開了一時風氣，張之洞、張佩綸、陳寶琛諸人以「慷慨言事」見稱，譽之者說他們「嘗諤無所詘，言論風采，傾動朝野」，稱為清流黨。這班人士多住在北京南橫街，當時有「南橫街彈章一出，百僚震恐」的說法。但妒忌他們的也自不免譏誚他們懵然不曉世局的演變，只是放言高論，妄計時政。所以後來於光緒十年，中法戰役，張佩綸馬江一敗，破師亦隨而罷黜歸里。嗣後，他的摯友陳伯平啓泰，長沙人，生有異稟，於同治七年戊辰（一八六八）與破師係同榜進士，由翰林轉任御史，後任江蘇巡撫，號稱「植品端嚴，政聲卓著」。陳伯平深明「大臣以人事君」的大義，頗能虛心訪薦，以搜抑揚幽為國家求治之心，極力引舉貞良，盡人臣效忠之職份，伯平以為不有賢俊，曷濟時艱，尤其學術方新，治理亦日亟，為國家羅致本末兼賅，明體達用，乃專摺薦舉破師，摺中對破師極力譽揚云：「降調內閣學士陳寶琛從前侍直講帷，早邀知遇，邇來時事日棘，尤為物望所歸，閩省學務路政賴其主持，雖海外僑人亦莫不輸誠翕服，今年甫六十，精力強壯如初，可勝艱鉅之任」。奏摺末段云：「互以道義相砥，而確信其生平，初以文字相知，藉悉其行誼，洵足表率羣倫，為時楨幹，倘荷擢用，必有可觀」。

慈禧雖是一個自作聰明擅弄朝政的太后，但也是她不失為一個尚長清議，頗知擢用人才的女人。她認為陳寶琛確是實心任事，知無不言的讀書人，經此一薦，優遊林下二十餘年的破師，又受到朝廷的重視，宣統元年春應召入京，三年五月，授與山西巡撫。破師受命後原想表現一番，但又為重臣巧攔而去。其時肅王善著任民政部尚書，奏報攝政王云：「巡撫是一省的事，為皇上帝學是一國的事，為慎選師傅起見，不如將陳寶琛留下，即以陸鍾琦繼山西巡撫之任。」於是陳寶琛奉旨開去山西巡撫，留京充毓慶宮授讀，山西巡撫乃由陸鍾琦調補。陸氏接任山西巡撫剛半個月，適逢辛亥武昌革命起義，山西革命新軍攻入巡撫衙門，陸鍾琦夫婦、父子、主僕一門同歸於盡，至為淒慘。其時破師特撰一聯輓之，句云：「忠孝一門，風世有人增國重；山河在望，殉官無術愧君多」。惋惜之中，含有無限的感慨，原來陸乃是破師的替死鬼；而破師吉人天相，幸免於難。

宏獎人才士林推崇

破師歷光宣兩朝，尊為師保，每以憂勤惕厲，啓沃聖心，居恒宏獎人才，虛心禮士，並常糾彈權貴，肆論時政，不忘忠讜。其生平之造詣與夫晚節之孤忠，赫赫在人耳目，其忠君愛國之精神，尤為海內宗仰。從宣統遜位後，遺老們包圍溥儀左右效其愚忠，但作風不同，居心各異，陳寶琛、胡嗣瑗、朱益蕃等，都是倦戀故君，忠於勝國，是屬於穩健保守的一派。他們只在維護溥儀的安全與尊榮的保有，不希望輕舉妄動，自蹈危機。民國六年張勳復辟事起，破師無任憂傷，至為不滿張氏之行爲，斥責不已。但鄭孝胥、鄭垂父子和羅振玉、羅福葆父子等都是走極端的

一派。可是鄭、羅之間，也有不同，鄭孝胥父子一心一意策劃復辟，要想把握時機，向外國求支援，以擁立溥儀為皇帝，實現其「後清」的迷夢。羅振玉父子則主張一面倒的依賴日本，在溥儀祖宗發祥地的滿洲，成立一個帝國；羅氏父子曾極力主張溥儀赴日求學，目的便是想把溥儀日本化了。

啟師自任溥儀「典學之年」起，授課十餘載，接近最久，與溥儀、溥傑感情深厚，曾力勸溥儀、溥傑赴英留學，將來成個有用的人物。溥儀在其自傳裏說：「胡適也曾鼓勵我到英美求學。」影響力原是很大，但自馮玉祥逼宮以及後來孫殿英盜陵，溥儀心裏無限惆悵，又見鄭、羅等種種表現，於是對啟師之持重穩健起了反感，甚至視為迂腐。自從溥儀進了日本使館後，對鄭羅二氏顯得接近，並且鄭垂垂是日本通，自然更得勢了，得遂行其主張。

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，日人侵佔瀋陽後，羅振玉、鄭孝胥即密遣其親信謝介石，持親筆函到吉林，面見熙洽，勸他把握時機，和日本人合作，擁戴溥儀復辟，其時日人蓄意宣傳：「滿洲建國是天意，日本對滿洲絕無野心，希望中國人順從天意和日本合作，把滿洲造成王道樂土。」於是坂垣胸井等乃於透過本莊繁同意之下，向羅、鄭方面磋商以溥儀來作「新國家」的「執政」辦法。這時，溥儀早已由日人的一套障眼法被送

到旅順。當時啟師感到趙孟能貴，趙孟能賤的話，總覺得他們擁立溥儀在太陽旗底下來復辟，貽害國

家民族，成為萬世罪人，表示極端反對。他為挽救國家的浩劫，力勸鄭孝胥、羅振玉懸崖勒馬，不可出賣溥儀。鄭羅等竟譏啟師為不識時務，而非持重穩健。啟師陳太傅乃向他的皇帝學生溥儀說：「事情不是兒戲，還請三思！」但在鄭羅鈞心鬪角之際，當時的溥儀關心的只是要復辟，於是坂垣和鄭羅等決定於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九日在長春，舉行偽「滿洲國」開國盛典，即發表鄭孝胥為國務總理，羅振玉為監察院長，從此這二百餘萬平方公里的東北領土，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，三千餘萬同胞開始了染滿血淚的苦難生活。

清廉守正風範高潔

啟師居官清廉，守正不阿，風節獨著，道德文章，人所推重。領袖詩壇數十年，行輩最尊，詩名亦最著。及受譴家居，築滄趣樓，聽水二齋，與陳木菴、葉損軒、龔諒仁等酬唱往來，無間晨夕，而詩亦日益工。前東南大學教授汪辟疆稱啟庵之詩：「體雖出於臨川，實則兼有杜、韓、蘇、黃之勝，平生所作，思深味永，心平氣和，令人讀之，如飲醇醴，蓋修養之功既深，鑒心之語斯赴，宗風大啓，重若斗山，非無故矣」。汪教授之語，誠為確論。先師生平遭際如此，顧所為詩文，以清新俊逸，典雅壯麗為主，始終不失其溫柔敦厚之教；然其純忠苦志，幽憂隱痛，類涵溢語言文字之表，百世之下，低迴詠誦，猶可冥接遐契於孤懸天壤之一人也。啟師極留心翰墨，書法端莊剛健，自成一派，心正筆正，為世人所重，令人敬佩。茲錄寶琛師佳作數首，以饗中

外雜誌讀者：

啟師與張之洞（香濤）友誼深摯，時相交往。不幸張之洞於宣統二年，因憂憤國事嘔血而逝，啟師有詩紀念張之洞，原詞是：

哭張之洞詩（陳寶琛）

風吹塵沙如黑煙，城郭慘澹飛紙錢，彌天心事一棺了，丹旆此去無時還，為臣獨難古所慨，謝安裝度寧非賢，移山逐日老不給，矧更百慮鑿其天，漫漫修夜大星失，現者於國尤哀憐。寸丹灰盡料未死，僅賴宗祖通靈乾，太行蜿蜒送公處，卅載豈意重隨肩，對談往往但微歎，此景追味滋涕連，九原何者算無負，躑躅四顧傷殘年。

謝溥儒分貽戒臺山桃

合充淨供法王臺，却渡渾河瀕俗埃，若個真能留核種，吾衰久不見花開，老僧寄遠裝籠，居士分甘費數枚，等是與山緣未斷，秋涼猶擬就松來。

弔孤山林廸臣祠墓

故人遺愛滿杭州，處士梅花共一邱，實事仕途能數見，衰時死所最難求，城南此別逾廿稔，地下有知還百憂，腹痛相遇吾亦老，潮雲銜日偶維舟。

題嚴復江亭餞別圖

城郭都非尚此亭，西山偏向別杯青，

中外雜誌

斯文氣類關時會，去國心情雜醉醒，景武終應行賈策，侯劉差解問元經，嗟予相對淞江夜，挂眼蕭蕭已再星。

謝林琴南寄文為壽

不材社稷敢論年，刻劃無鹽正可憐，萬事桑榆虛逐日，半生草莽苦憂天，身名於我曾何與，心跡微君孰與傳，獨愧老來詩不進，嗜痴猶說近臨川。

次韻琴南石遺唱酬之作

畫師退筆已成邱，詩老清霜亦上頭，亂後田廬完自好，客中歲月去何遒，發揮靈秀從人買，商略叢殘為我留，自笑情緣猶未斷，溪山到處有吾樓。

題溥儒國花堂坐雨圖

春夢隨花不可尋，廿年幾度弔禪林，不因留得椽題在，誰識承平歲月深。

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五日，破師因積勞成疾，歿於故都，享壽八十有八，廢帝溥儀賜諡「文忠」，並追贈「太師」。筆者忝列門牆，師恩難忘，曾撰一聯悼念，謹錄於後，以結束本文。

身居太傅，德望高崇，化育感當年，大雅云亡，吾將安仰；位列祭酒，福壽全歸，文星沉此日，哲人其萎，天不慙遺。

中外文庫

之二十二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閔、詹天佑、王闓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中外文

史叢書

衛挺生自傳

衛挺生著 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

定價新台幣玖拾元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

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，湖北棗陽人，清末考取清華留美，學成返國，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、政治大學、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。大陸淪陷後受聘菲律賓宿務大學教授，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，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，翔實生動，要目有：我的早年：冒險進取赴日留學。東瀛奇遇見陳天華。內憂外患東裝返國。赴京趕考公費留美。從相。從政。到哈佛。一中國王孫一挨門賣書。葉公綽的懸賞徵文。南高師的眷宿俊彥。九六公債內幕。真。參。加。國。際。平。準。基。金。會。議。重。返。書。生。建。議。管。制。發。鈔。銀。行。財。部。顧。問。國。府。主。計。任。教。復。旦。主。任。經。濟。系。罵。爭。論。菲。大。三。位。中。國。教。授。發。表。中。菲。關。係。文。章。參。加。世。界。立。法。會。議。居。美。後。的。研。究。著。述。